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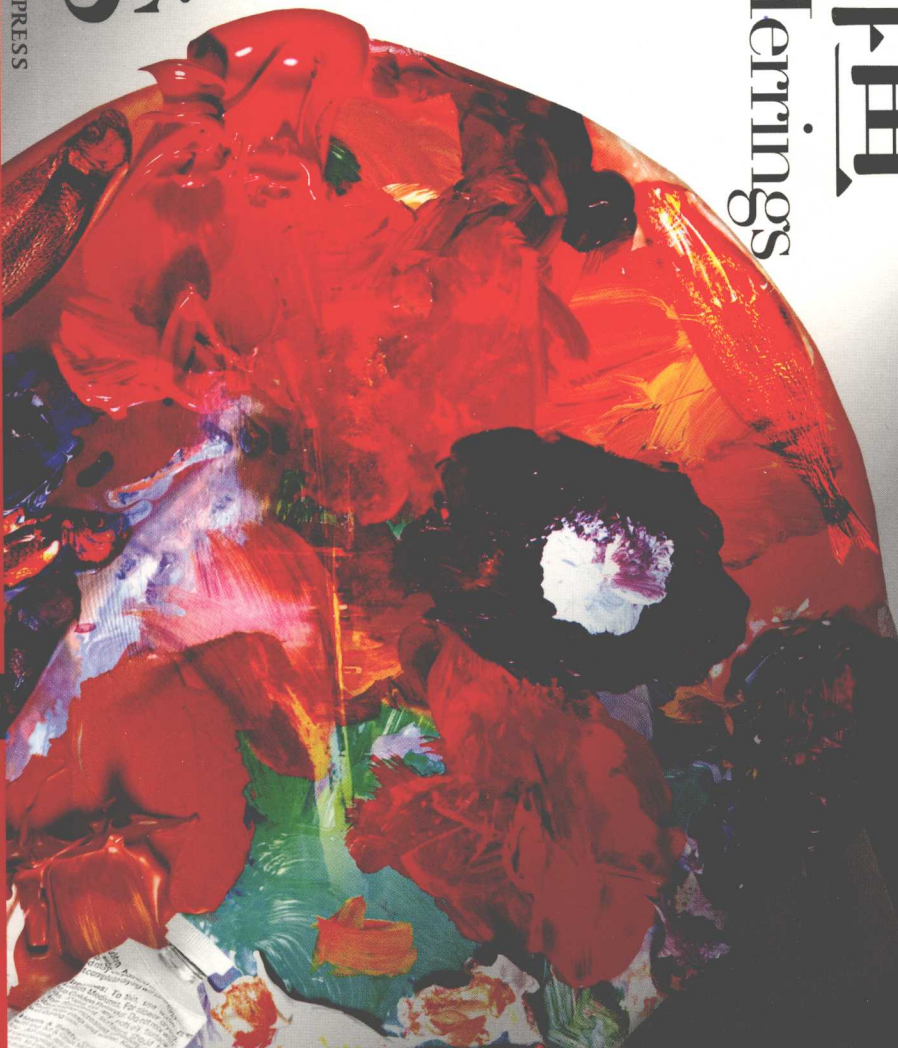
五条红鲱鱼

The Five Red Herrings

(英)多萝西·L. 塞耶斯

Dorothy L.
Sayers

孙永华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五条红鲱鱼^①

The Five Red Herrings

(英) 多萝西·L. 塞耶斯 著

孙永华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条红鲱鱼 / (英) 塞耶斯 (Sayers, D.L.) 著; 孙永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852-5

I. 五… II. ①塞… ②孙… III. 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2571号

The Five Red Herrings

By DOROTHY L. SAY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谢刚 主持

五条红鲱鱼

(英) 多萝西·L. 塞耶斯 著; 孙永华 译

责任编辑: 李文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初度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30 1/32

印 张: 12

字 数: 196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52-5

定 价: 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多萝西·L.塞耶斯

Dorothy L. Sayers (1893—1957)

多萝西·L.塞耶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一个不朽的名字，以其塑造的贵族神探彼得·温西勋爵为人熟知。同时她还是杰出的诗人、剧作家、翻译家、神学研究者。

一八九三年，塞耶斯出生于英国牛津一个牧师家庭，很小便开始学习拉丁语和法语，十九岁考入牛津大学，专修中世纪文学，是第一批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毕业后她先是任职于出版社，后成为广告公司撰稿人。在此期间，她开始酝酿写作侦探小说，并于一九二三年发表了首部作品《谁的尸体》(Whose Body?)，彼得·温西勋爵首次出场。此后，塞耶斯为这位贵族业余神探创作了十多部小说，温西勋爵成为广受读者喜爱的侦探人物。他幽默风趣，出语不凡，学识渊博，爱好收藏珍本书，喜欢品酒、弹钢琴，有个聪明、体贴的男仆，算得上是塞耶斯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最初他多少有些喜欢卖弄，爱出风头；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塞耶斯让他的个性逐步得到发展，成为一个越发稳重、成熟的形象。最终，温西勋爵在一九三七年的《巴士司机的蜜月》(Busman's Honeymoon)中退场，此后只偶尔出现于短篇小说中。

塞耶斯的侦探小说兼具解谜趣味和文学意蕴，这也是她区别于其他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她刻画人物细腻，善于渲染场景，关注人性善恶、社会问题、女性问题、道德问题，等等，大大延伸了作品的思想性。

完成温西勋爵探案系列后，塞耶斯宣布不再写作侦探小说，转而从事自己喜爱的广播剧写作、神学研究，整理并翻译了但丁的《神曲》，只可惜未完成《天堂》篇的翻译。

此外，塞耶斯还是始建于一九二八年的英国侦探俱乐部的主要奠基者，从一九四九年起担任俱乐部的名誉主席，直至去世。

塞耶斯认为她的神学研究最令自己满意，但真正让她扬名于世的却是她的侦探小说，或许这有违作家真正的心愿，但不管怎样，我们幸运地拥有了她留下的这份珍贵的礼物。

多萝西·L. 塞耶斯 作品年表

- 1923 Whose Body?
1926 Clouds of Witness
1927 Unnatural Death
1928 The Unpleasantness at the Bellona Club
1928 Lord Peter Views the Body
1930 Strong Poison
1931 Five Red Herrings
1932 Have His Carcase
1933 Hangman's Holiday
1933 Murder Must Advertise
1934 The Nine Tailors
1935 Gaudy Night
1937 Busman's Honeymoon
1939 In the Teeth of the Evidence
1998 Thrones, Dominations

1930 The Documents in the Case
(和罗伯特·厄斯塔斯合著)

①鲱鱼曾是大西洋地区数量很多的一种鱼，也是依海而生的人们重要的食物。因为鲱鱼很容易变质，人们就想出一种保存的方法，即先撒上盐，然后用烟熏干，这种方法会让鲱鱼的颜色就变成深红，这就是红鲱鱼最初的意思。熏制的鲱鱼不仅能够改变鱼的颜色，还可以使其带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在训练猎犬的时候，人们会把红鲱鱼放到有狐狸出没的地方来测试它们的搜寻能力，看它们是否能够抵抗其他的味道，继续寻找狐狸的踪迹。因此，人们逐渐开始使用红鲱鱼来表示为迷惑对手而提出的错误的线索或伪造的事实。

目 录

1	序言
3	第一章 活着的坎贝尔
15	第二章 坎贝尔之死
30	第三章 弗格森
38	第四章 斯特罗恩
45	第五章 沃特斯
58	第六章 法伦
70	第七章 格雷厄姆
86	第八章 高恩
96	第九章 麦克劳德夫人
102	第十章 警官达尔齐尔
113	第十一章 巡官麦克弗森
126	第十二章 弗格森的故事
136	第十三章 彼得·温西勋爵
154	第十四章 罗斯治安官
164	第十五章 本特
174	第十六章 帕克警长
182	第十七章 彼得·温西勋爵
189	第十八章 史密斯·勒梅热勒夫人

目 录

197	第十九章 沃特斯的故事
205	第二十章 法伦的故事
227	第二十一章 斯特罗恩的故事
247	第二十二章 格雷厄姆的故事
265	第二十三章 高恩的故事
276	第二十四章 法伦：弗格森：斯特罗恩
291	第二十五章 格雷厄姆：高恩：沃特斯
308	第二十六章 真凶
319	第二十七章 彼得·温西勋爵
341	第二十八章 彼得·温西勋爵
355	第二十九章 彼得·温西勋爵

序言

献给我的朋友乔·提纳姆，最好心的旅馆主人

亲爱的乔：

最终这本书变成一部献给你的关于门城^①和科尔库布里郡的书。书中所有的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的火车也是真实存在的，那些风景也是千真万确的，只不过偶尔我会自行在这里或那里添加几处新的房子。但是，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里面的人与当地的居民可是一点都不像，加洛韦的艺术家们，可不会喝得醉醺醺的，或者抛弃妻子，或者寻衅滋事，打破年轻小伙子的脑袋。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增加趣味性，让它更加刺激而已。

如果我不小心将某个人的真实姓名用于命名我书中某个让人厌恶的角色，请一定代我向这个人致以最诚挚的歉意，告诉他或者她我完

^①门城（Gatehouse），是苏格兰加洛韦地区的一个小镇，建立于十七世纪中期，靠近弗利特河，意为门房，或位于弗利特河边路上的房子。

全不是有意的，请一定要帮助我打消他们的疑虑。即使是坏人也需要有个名字啊。并且请告诉劳里市市长，虽然这个故事的背景被放到了油气时代，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门城的居民肯定是在电灯明亮柔和的光线下阅读本书的。

如果你遇到埃朗高恩旅馆的米勒先生，或者门城火车站的站长，或者科尔库布里郡的售票员，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心人——他们曾经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关于火车票、公共汽车还有位于克里镇的老矿山的问题——代我对他们这些善意的行为表达最真诚的谢意，对我造成的困扰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请把我的爱意、问候带给每一个人。可别忘了费利克斯哦！还有，请告诉提纳姆夫人，我们明年夏天会再过来打扰的，我们要在安沃斯吃更多的马铃薯烤饼。

多萝西·L. 塞耶斯

第一章

活着的坎贝尔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加洛韦，那么他的生活要么是钓鱼要么是画画。“要么”这个词或许会有误导作用，事实上，大多数画家在闲暇时也是渔夫。不从事这两项活动的人被认为是古怪的，或者说是异类。钓鱼是这里的标准话题，不管谈话是发生在俱乐部还是邮局，修车厂还是街道，也不管你是开着劳斯莱斯、带着三根哈代渔竿的超级富豪，还是古怪地盯着迪伊河^①鲑鱼网发呆的沉思者。在英国的其他地方，天气是以农民、园丁和周末出游者的标准来衡量的，而在加洛韦，天气的意义在于它对钓鱼和绘画的影响。“渔夫-画家”们将天气的话题谈得更加深入，他们会谈到如果天气过于晴朗，就不会有带着耀眼色彩的鲑鱼群纷至沓来；倾盆大雨涌入河流和海湾中，妨碍了作画，却可以让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渔竿和鱼篮前去钓鱼捕鱼；又或者在寒

^①迪伊河是发源于苏格兰东部凯恩戈姆山脉的一条河流，向东流一百四十五公里经阿伯丁的人造海峡注入北海。该河以其秀丽的风景和鲑鱼渔场而著称。

冷而灰暗的日子里，如果山顶没有紫光呈现，河流上也没有蚊蝇飞舞，那么他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去一个舒适的酒吧参加朋友聚会，他们相互交换有关北美红雀和马驰·布朗^①的信息，并尝试为鱼线打上更加复杂的结。

加洛韦的艺术中心就是科尔库布里郡，画家们在这里形成一个分散的社群，社群的中心是城镇的繁华商业区，其外围则闪烁在边远山村·的村舍间，光芒最远辐射到弗利特门城。这里有宏大辉煌的画室，镶嵌着板条，高高矗立，结实的石质房屋中摆放着闪着微光的黄铜制品和抛光的橡木家具。这里还有普通的工作画室——只作为夏天的临时居所，而不是固定居所——良好的北向采光，一堆笔刷和画布就是画室里所有的艺术工具。这里也有很多家庭作坊式的画室拥挤在狭窄的小巷尽头，蓝色、红色、黄色窗帘和古怪的陶瓷碎片将这里装饰得色彩鲜艳，花园中快要过季的花卉在肥沃的土壤里肆意开放着。还有的工作室就是一座简单的谷仓，充足的面积、斜直的椽子让谷仓显得非常漂亮，再加上一个龟甲燃炉^②或者小煤气炉，就会十分适合居住。画家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拖家带口，居家打扮，始终戴着帽子，系着围裙；有的租屋而住，获得女主人的悉心照顾；有的画家夫妻同住或者独居，但会雇一位妇女随时帮他们打扫房屋；也有画家像隐士般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的画油画，有的画水彩画，也有彩色蜡笔画家、版画家和插画家，甚至还有人用金属作画。艺术家们形形色色，但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都在严肃而认真地潜心创作，他们都是专业画家。

①一种蜉蝣生物，用作钓鱼诱饵。

②一种家庭用燃炉。钢铁材质，饰以龟纹，做成龟形，最早是一八三〇年由查尔斯·波特威先生手工制成。

进入这个钓鱼和绘画社群的时候，彼得·温西勋爵受到友好，甚至是热烈的欢迎。他可以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中将鱼线轻松地抛出，而且他并不假装自己会画画，因此，尽管他是一位英格兰人，而且是“外来进入者”，也没有引来任何的攻击和冒犯。这个南方人被苏格兰人所容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不会仗势欺人，温西勋爵也确实完全没有这种英格兰人特有的恶习。的确，他说话有些装模作样，他的行为也不够庄重，但是经过几个季节的相处，人们慢慢接受了他。当他醉心于某些怪癖的时候，人们也只不过耸耸肩膀说：“耶稣啊，不过是温西勋爵。”

晚上，温西在麦克莱伦·阿姆斯酒吧的时候，目睹了坎贝尔与沃特斯之间爆发的一场激烈争吵。坎贝尔，一位风景画家，也许多喝了一两杯，尤其他还是一个红头发的男人，其结果就是他变得比平常更像一个好斗的苏格兰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格兰高地士兵的行为大加赞赏，中间还停下来告诉沃特斯，所有英格兰人都是杂种血统，他们甚至连自己的语言都说不好。

沃特斯是血统纯正的英格兰自耕农，和所有的英格兰人一样，他们随时做好准备钦佩并赞美所有的外国人。但是，也像所有的英格兰人那样，他很讨厌听到他们自己赞美自己。在公众场合夸赞自己的国家，在他看来是十分无礼的行为——就像一个人在吸烟室大肆宣扬自己的妻子很漂亮一样。他面露外地人经常展露的、非常得体的宽容而僵化的微笑，以表示自己丝毫不受影响，完全不需要浪费时间为此作出辩解。

坎贝尔指出伦敦所有重要的管理职位都是由苏格兰人担任的，英格兰从未真正成功征服过苏格兰，如果苏格兰想要实行地方自治，上帝证明，这是完全可以的；当某个特定的英格兰军团瓦解，那么他们就会要求苏格兰官员来管理自己，而前线不管哪个区出现紧张局势，

一旦他们得知苏格兰高地士兵在其左翼，神经立刻就会放松下来。“你问任何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小子，”他加了一句——他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某种不公平的优势：战争结束的时候，沃特斯刚刚达到参军的年龄，“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对苏格兰高地士兵的看法。”

“是的，”沃特斯说，嘴角带着不赞成的嘲笑，“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只会突袭。’^①”

出于礼貌的天性，而且考虑到自己是现场的少数派，沃特斯再也没说其他攻击性的语言，但是坎贝尔却仿佛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他叽里咕噜吐出一大堆反驳的话，这些带着恶意的语言已经不只是民族争论，而转变为人格侮辱了。

“像你这样的苏格兰人的问题就在于，”沃特斯趁着坎贝尔停下来喘气的空当说，“你有自卑情结。”

他毫不在意地一口喝干了玻璃杯中的酒，然后朝温西笑了笑。

或许是这个微笑比沃特斯原来的嘲笑更加刺激坎贝尔的愤怒神经。他采取了更加简明而令人遗憾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拿起杯子，将里面的大半酒水泼到了沃特斯的脸上。

“哦，不要，坎贝尔先生。”乌立·默多克先生说，他可不喜欢这些捣乱分子，一点也不希望自己的酒吧发生这样的骚动。

但是沃特斯这时已经顾不上礼貌了，一场激战就此开始。他们在满地的碎玻璃瓶和碎木屑中纠缠在一起，而沃特斯的语言甚至比坎贝尔的更加让人遗憾。

“我会为此拧断你的脖子，”他恶狠狠地说，“你这个肮脏的高地乡下佬。”

^①全文应该是 They skite too much and fight too little（他们突袭得太多，但是面对面战斗得太少）。

“放松点，沃特斯，”温西赶忙劝架，抓住他的衣领，“不要像个傻子一样，这个家伙喝醉了。”

“给我过来，你这个家伙，”迈克尔达姆，一个渔夫，用他粗壮的胳膊拖住坎贝尔，“别这么干，你给我安静点。”

打斗的双方被分开，暂时休战。

“事情不是这样的，”温西说，“这不是国际联盟。你们这是自找麻烦，理智一点好不好？”

“他叫我——”沃特斯嘟囔着，抹了抹脸上的威士忌，“如果我连这都能容忍，那我就该死了。他最好离我远点，就这样。”他愤怒地瞪着坎贝尔。

“如果你想打架，我随时奉陪，”坎贝尔反驳，“我是不会逃走的。”

“好了，好了，先生们。”默多克打着圆场。

“他走过来，”坎贝尔说，“那种该死的轻蔑样子——”

“没什么，坎贝尔先生，”主人发话道，“但是你不该说那些污辱人的话。”

“该死，我喜欢说他什么就会说他什么。”坎贝尔继续顽抗着。

“但是不能在我的酒吧里。”默多克先生很坚持。

“该死的，我想在哪个酒吧说就在哪个酒吧说，”坎贝尔说，“并且，我乐意再说一遍——他是一个——”

“闭嘴！”迈克尔达姆说，“你最好明天早上想清楚再说。好了，我们走吧——我可以送你一程，我们回门城。”

“该死的，”坎贝尔说，“我自己有车，我可以开车，我可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伙人中的任何一个了。”

他冲了出去，小酒馆归于平静。

“亲爱的，亲爱的！”温西说。

“我想我最好也离开这里。”沃特斯闷闷不乐地说。

温西和迈克尔达姆交换了一下眼神。

“再等一会儿，”后者发话，“完全没必要这么着急。坎贝尔是个暴躁的家伙，尤其是喝了点小酒，他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是啊，”默多克说，“但是他实在没有权利这么说沃特斯先生，完全没有。非常遗憾——真的非常遗憾。”

“很抱歉对苏格兰人说了这样失礼的话。”沃特斯说，“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实在无法忍受他了。”

“哦，没关系，”迈克尔达姆说，“我知道你本意不是如此。沃特斯先生，你还想喝点什么？”

“双份苏格兰威士忌。”沃特斯羞愧地笑了笑。

“这就对了，”温西表示赞同，“把这份羞辱的回忆淹没在这个城市的烈酒中去吧。”

刚才在骚乱发生时离得远远的麦克乔奇先生，这时站起来走近他们。

“再来一杯沃辛顿，”他简短地说，“我毫不怀疑，坎贝尔这两天肯定会有麻烦。他的行为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你们也听说过前几天他在高尔夫球场上对斯特罗恩说了什么。他把自己当成这个地方的老大了。斯特罗恩最后放话，如果再在球场上看到他就会扭断他的脖子。”

其他人沉默地点头，看来坎贝尔与高尔夫俱乐部秘书的吵架已经被载入门城当地历史了。

“而且事实上，这事也不能怪斯特罗恩。”麦克乔奇继续说，“坎贝尔在门城仅仅住了两季，但是他与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和。喝醉酒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恶魔，而当他清醒的时候则绝对是个笨蛋。真是耻